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 10

● 香港最新畅销书

# 血雨红灯

- 青冥钱
- 血雨红灯
- 迫虎归山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# 双鹰神捕系列 10

## 血雨红灯

- 青冥钱
- 血雨红灯
- 迫虎归山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雨红灯 / 西门丁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 
2000.9

(推理武侠小说: 双鹰神捕系列)

ISBN 7-211-03734-2

I. 血... II. 西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886 号

推理武侠小说●双鹰神捕系列 10

### 血雨红灯

XUEYU HONGDENG

西门丁 著

---

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350001)

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

(福州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:350011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14.875 印张 2 插页 327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

ISBN 7-211-03734-2

I·69 定价:16.50 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● 推理武侠小说

## 双鹰神捕系列

- 1 龙王之死
- 2 血洞房
- 3 陵墓惊魂
- 4 玉佛谜
- 5 无影针
- 6 霜叶恨
- 7 白幽灵
- 8 翡翠双姝
- 9 血洗英雄心
- 10 血雨红灯

## 作者简介

西门丁，原名王余，福建泉州人。1959年随母赴港，因故辍学。苦学苦练，1980年偶得机会试笔，以“双鹰神捕”系列30种故事奠定武侠文坛地位，成为职业写作者。至今已以十多个笔名出版武侠小说近三千万字。



西门丁电子信箱：

simon wong 1980 @ sinaman.com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 目次

## 青冥钱

- 金盆洗手 ..... ( 3 )  
穷追不舍 ..... ( 38 )  
不约而同 ..... ( 77 )  
惊心动魄 ..... (11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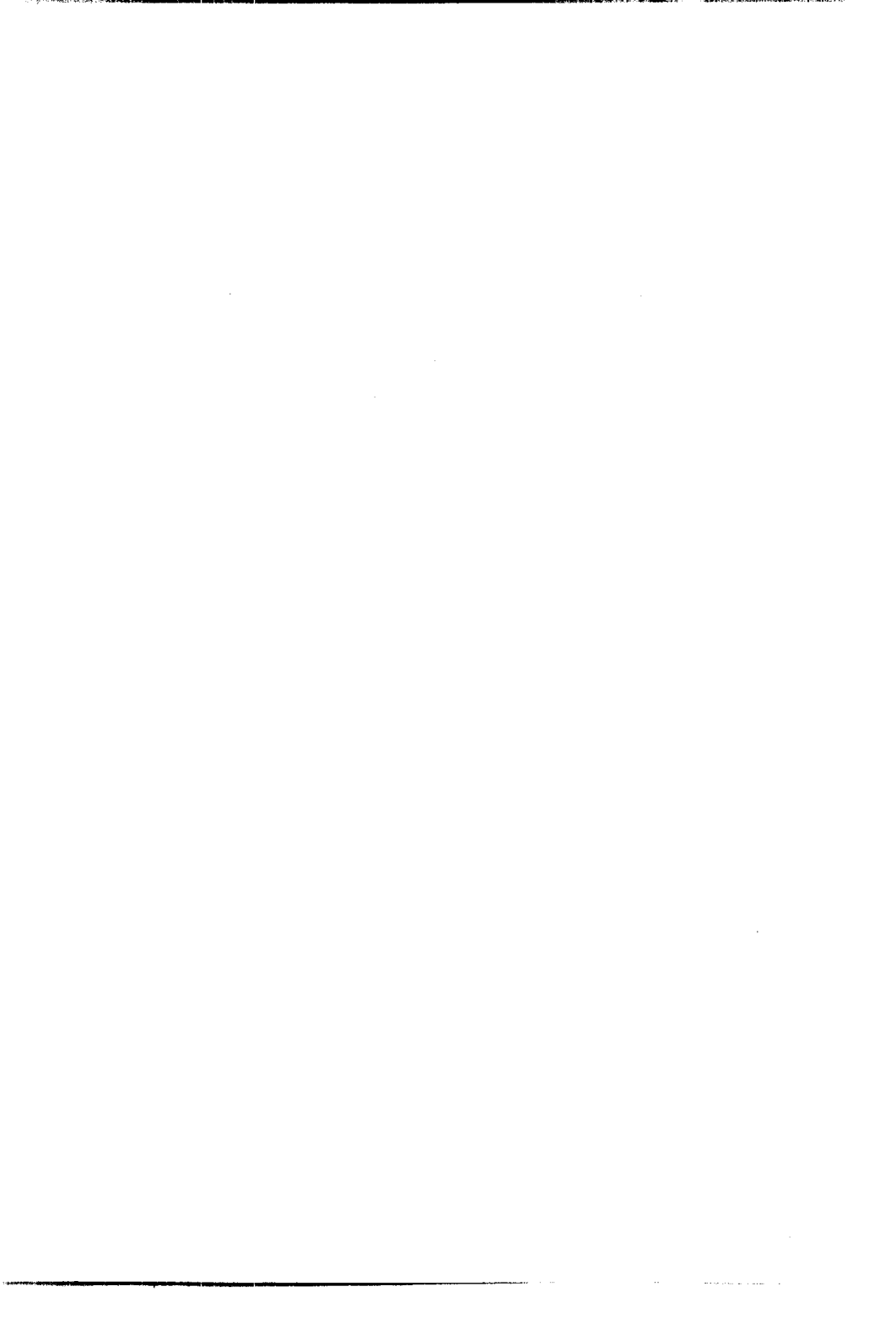
## 血雨红灯

- 血灯惊魂 ..... (157)  
红灯再现 ..... (184)  
劫数难逃 ..... (216)  
连番挫败 ..... (248)  
天网恢恢 ..... (288)

## 迫虎归山

- 千里姻缘一线牵 ..... (319)  
合为一朋 ..... (357)  
踏破铁鞋无觅处 ..... (391)  
冒险入虎穴 ..... (436)

青冥钱





## 金盆洗手

六月的江南，火伞高张，晴空万里，连一片云儿也不见。烈日下，知了声哑，树木疲惫，叶子懒洋洋地蜷缩着，野鸟都不知飞去何方了。

官途上两骑人马却冒着红日急驰而来。那两匹马一望便知不是下驷，浑身乌黑，没一根杂毛，而且高大健壮，可是此刻全身披着水光，如匹发亮的缎子般，神态疲乏，举步维艰。但马上的两个中年汉子犹不停地挥鞭抽打，马儿吃痛，只得一边喷着热气，一边艰辛地望抚州府的临州城驰去。

马上那两个中年汉子两边的太阳穴高高鼓起，分明是内外兼修的好手，奈何经长途跋涉，加上烈日当空，前襟后背都已为汗水所湿。

马匹很快便穿过城门，急遽地在街上奔驰，街上的行人见状都忙不迭闪开。

其中一个身着葛衣的汉子忽然把马缰一拉，马儿一声惊嘶，人立而起，葛衣汉子已翻身跃下马背，随手一拦，挡住一个白发老头。

那老头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大王，老朽身上可没财帛……”

葛衣汉子连忙道：“老丈莫怕，在下不是强盗。请问严老爷子的铁剑庄坐落何方？”

白发老头嘘了一口气，拍拍胸口，道：“壮士吓死老朽了……咳咳，严老爷子的府上由前面那街口转左便可见了，门口有两只石狮子，好认得很！”

葛衣汉子谢了一声，转身跃上马背，“呀”地喊了一声，与同伴催马前进。

到了前面街口，两人依言拨马转左，驰了几丈，果然远处有座巍峨的庄院，门檐上张灯结彩，一片喜气，料想没找错，便快马驰前。庄门外宽阔的石阶上，站着几个英气勃勃的汉子，以及衣冠整齐的家丁，石阶之旁，两座石狮子齐眉般高，门匾上龙飞凤舞地雕着六个金字：铁剑门铁剑庄！

那两个汉子勒缰、甩蹬、拧腰、落地，几个动作一气呵成，马匹却仍冲上石阶。石阶上的几个汉子，连忙伸手抓住辔头，把马按停。

葛衣汉子举袖拭拭额角上的汗珠，问道：“辰时未过吧？”

“恰好赶得及！”当中一个管事模样的汉子说道，“请问两位大侠高姓大名，恕小的眼拙不识荆！”

葛衣汉子道：“在下王钦明，此乃王某义弟余师靖！”说着指一指身旁的同伴。他同伴身材略矮，脸皮黝黑，五官一般，但嘴角两旁的法令纹极深，令人一望难忘。

石阶上众汉子齐是“呀”的惊呼一声，脸上都有诧异及兴奋之色，那管事神态更恭，哈腰道：“原来是川东双义台驾光临，恕敝门不知，有失远迎！”

王钦明及余师靖连声不敢。那管事朝内高声唱喏：“川东双义王大侠及余二侠驾到！”声如洪钟，远远传出。

王钦明心头一凛，忖道：“素闻铁剑门声名虽不如九大门派显赫，但门内人材辈出，单视此人便知传言不虚！”当下便与义弟跟那管事入庄。

一入庄门，但见偌大的一个庭院摆下了不少酒桌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，大厅堂也是人影幢幢，可是此时竟无嘈杂之

聲，人人均轉首望向庄門。

王欽明臉露笑容，與群豪點頭；余師靖却面無表情，毫無表示。剛穿過几排酒席，只見廳內搶出個長髯灰白、一臉正氣、身材普通的老者來，抱拳道：“川東雙叉台駕光臨，蓬華生輝，請恕嚴某失迎之罪！”

王欽明忙說道：“嚴老爺子俠名遠播，門下弟子高手輩出，在下兄弟早有心拜謁，只因俗務纏身，未能如願。今日匆匆趕來，未備禮物聊表心意，失禮之處望老爺子見諒！”

那老者哈哈大笑，說道：“兩位這几年在川東聲名如日中天，今日肯光臨已是給嚴某臉上貼金，什麼禮物也比不上這情義，快請入廳喝杯水酒！”

王欽明道：“老爺子胸襟不比常人，在下兄弟欽佩莫名。只是今日一見，老爺子健如松柏，老當益壯，自此退出江湖，未免令人可惜！”

嚴老爺子是鐵劍門的創始人，名令坤，今年已逾古稀，門下徒子徒孫極眾，在贛中一帶舉足輕重。他決定在今日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另立繼承人主持鐵劍門，是以各方豪傑均聞訊趕來觀禮，其中亦不乏抱着一看新掌門風采的人。

當下嚴令坤大笑，道：“兩位盛贊使老朽汗顏，老朽能于歸隱前得睹兩位風采，亦有快慰平生之感。請進，容老朽替兩位介绍一下各方英雄！”

剎那間，廳上立即响起一片寒暄客套之聲。嚴令坤堅要王欽明兄弟坐在右首席，王欽明推辭不得，便欣然就座。

同席六人全都是聲名顯赫之輩，非一方之雄，便是一門之主，計有霹靂堂堂主秦烈、湘東武林大家齊家少庄主“一劍斷腸”齊云高、雄踞長江的大江幫副幫主柳沐陽、“飛天蝙蝠”蒲松柏、黃山派掌門師弟穆一程、丐幫八代長老游

百祥。

这些人身份虽然显赫，但这些年来，川东双义声名极盛，倒也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。

就在此刻，只听一个中年汉子呼道：“吉时已到！”

声音虽不大，但厅内厅外的人俱听得清清楚楚，心头均是一跳：“铁剑庄能自立门户，门内果然颇有贤能！”

穆一程轻声道：“此是严掌门的大弟子邵宇，掌剑功夫都颇为了得，尤其是一柄铁剑，更已得严掌门的九分真传。看来铁剑门，八九是由他继位！”

游百祥捋须道：“这也未必。”

说话间只见严令坤长身而起，走至大厅正中的一只木几前，轻声喝道：“取上来！”一个弟子立即应声走入内堂，不久捧着一只铜盘出来，把其置于几上。

严令坤又说道：“拿水来！”另一个弟子提起一只大铜水壶，把壶内之水倾入盆内。

严令坤抱拳向四方道：“严令坤决意自今日起退出江湖，不理世事，今后江湖上的一切均与严某无关，若与严某恩怨未决的，洗了手后，便恩怨两消；若有不让严某安度余年者，便请于此刻提出，严某照武林规矩办事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，自当一一接下来。”

大厅此刻静得落针可闻，只听粗浊的呼吸声此起彼落。严令坤见没人做声，便把双袖捋高，又把双手举起，道：“严某数十声，若再没有人反对，便开始洗手了。”

人丛中忽然有个洪钟似的声音道：“严老爷子侠名昭著，相识满天下，有谁敢不给你面子。老爷子但洗无妨，若有人反对，今日群豪在此，也不会让他扬威！”

此话一落，大厅内立即有几人附和。严令坤含笑道：

“各位盛意及謬贊使严某既高兴又惭愧，但严某还是认为该依武林规矩办事。”说着便一、二、三地数了起来，他数得极慢，目光却自各人脸上扫过，心头似亦颇为紧张。

须知一般武林人在退出江湖而行金盆洗手的典礼上，若非怀有深仇大恨，都不会在此时出来捣蛋或寻仇，但这种事亦非不曾发生过，是以严令坤亦心头忐忑。金盆洗手典礼完毕，即使有杀父占妻之恨，也再不能讨还，否则便要犯了规矩，须吃人耻笑及齿冷。

此际大厅又是一静，只听严令坤一声一声地数着：“七、八、九、十。”他又故意顿了一顿，才把双手放入盆中，众人至此才舒了一口气，随即欢声四起。

所谓金盆洗手只不过是一种形式，严令坤双手在盆内略浸一下，便把手举起，旁边一个弟子立即把一块大红毛巾递了过来。严令坤拭干了手，走向席位，神采飞扬地道：“今日严某为了一己小事而劳动诸位千里而来，心头难安，而诸位之盛情，又使老朽五内俱感，此情难报，惟望诸位多喝几杯，不醉无归！”

刹那间，大厅又再暴起一阵笑声，客套声不绝于耳。游百祥轻声道：“严掌门自二十四岁出道以来，在江湖上打混了数十年，能急流勇退倒也难得。”

穆一程点头道：“旁人金盆洗手虽然都脸带笑容，但眉宇间始终不免有几分落寞或难舍之色，只有严掌门毫无此态！”

秦烈接口道：“大丈夫理该如此，拿得起放得下，严掌门不愧是个人物！”

严令坤斟了一杯酒，道：“严某忝为地主，本当好好款待各方朋友，却怕下面的人手脚慢了，怠慢了各位，若有不

善之处，尚请包涵！”举起酒杯，道：“如今严某先敬诸位三杯。”

群豪俱是豪饮之辈，都是连尽三杯而面不改容。严令坤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宇儿。”

邵宇忙宣道：“礼成，上菜！”

只见丫头及家仆流水般把酒菜送了上来，多而不乱，急而不漏，群豪对铁剑门又多了一分敬佩之心。

菜上八道，酒过三巡，只听得邵宇又再宣道：“请敝掌门宣布继承人及移交铁剑！”

嗡嗡乱响的大厅倏地一静，厅外的嘉宾都站了起来，引颈而望。

一个铁剑门的小弟子把一只长四尺、宽七八寸的盒子放在正中几上，随即弯腰退下。

严令坤再度离席，向四方抱拳为礼，缓缓把盒子打开，伸手自盒内取出一柄黑乎乎的长剑来。那剑又黑又宽，剑尖呈钝圆，毫不起眼，群豪心中都颇为诧异：“这剑有何珍贵之处，却被铁剑门作为掌门的信记及权威的象征。”

严令坤右手握剑，左手在剑上轻抚，目光忽然炽热起来，脸上神色也变得肃穆无比，沉声道：“此剑看来平平无奇，但却是严某在年轻时于南海无意得到，据传是以海底千年寒铁所铸，重而锐，钝而利，堪称宝剑。”说着轻轻在几角上一削，只听“嚓”的一声，几角已被长剑削下一角，那切口整齐如磨，直似快刀切豆腐般，群豪不禁喝起彩来。

严令坤脸色更加肃穆，扬声道：“严某既然已金盆洗手，这掌门之位自然也做不得。如今严某便把它传与新掌门，自此之后，他便是铁剑门的第二代掌门人，今后一切更须严守本门的门规，做同门的表率！”

大厅内外，数百人立时静了下来，几乎都屏息静听，看看严令坤要把铁剑传与何人。

严令坤缓缓地道：“照一般规矩，此剑该传与本门大弟子邵宇！但宇儿武功虽好，行事却稍嫌鲁莽，出手辛辣，过于嫉恶如仇，不合本门创办精神，是以不合严某之意！”

说至此，他忽把声音提高：“宇儿，为师这番话可有讲错？你服是不服？”

邵宇神色一呆，随即跪下道：“师父所讲，句句中肯，弟子口服心服，不论由哪位师弟接位，弟子都甘心听命于他！”

严令坤正色道：“听令于他又有何难？还得合力扶助他，使本门发扬光大！”

“是是，弟子谨遵师令！”

邵宇背后一个国字口脸的汉子，脸上登时露出笑容。在场之人大多认为既然邵宇不能接任掌门之职，大概会由铁剑门的二弟子周湛接位，不料严令坤接道：“湛儿，你行事沉稳谨慎，把铁剑传与你，本来十分合适，但可惜可惜……”

周湛连忙跪在邵宇旁边，道：“弟子的确不能胜任，请师傅另传他人！”

严令坤柔声问道：“湛儿，你知为师刚才连呼两声可惜是指什么？”

周湛想了一下，道：“弟子资质愚钝，师父的本领学不到一半，这……”

严令坤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！可惜你在这方面成就太低，如今武林纷乱，掌门之职极为重要，如果他的武功低微，又如何能领导该门发扬光大？”

厅内有不少人都暗暗点头，忖道：“这话虽然极有道理，

武林中强存弱亡，这掌门人若武功低微则确难以立足！只不知严老爷子要把位子传与何人？”

严令坤吸一口气，续道：“德儿！”

只见众弟子中走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来，跪在地上道：“爹，不孝儿在！”

众人一听“不孝儿”三个字，便知他是严令坤的独子严孝德！这严孝德因娘亲脾气不好，怕妻子将来难与婆婆和洽相处，是以宁愿不娶。他事父母最孝，父母有令连一个不字都不敢出口，是以武林中人人称其孝子，久之“孝子剑”便成了其外号。

当下严令坤道：“德儿，为父本不想把铁剑交与你，免得你师兄弟们以为为父偏心，但你大师兄性急鲁莽，你比较仔细，却又不及你二师兄之果断；你大师兄天生异禀，是块上佳的学武材料，你武功是不及他的，但却又比你二师兄高。唉！你两个师兄各有长处，只有你两者兼备，是以为父决定把剑传给你！”

严孝德脱口道：“爹，这万万不行……”他从未在父亲面前说过一个不字，此刻情急之下，冲口而出，但话出口之后，心头大急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下面那半句话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严令坤双眼一瞪，怒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严孝德叩头如捣蒜，说道：“孩子不孝，惹爹爹生气……请爹爹宽怀颐养天年，孩儿决定侍奉在侧，门内的事，由大师兄……”

严令坤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道为父把剑传与你，便可任意胡为么？今后门内之事，若难以处理的，必须请教你二师兄；若有外敌来侵，得听你大师兄安排！”



“是是，但孩儿……”严孝德不敢再出言反对，但心内却实在不想当此要职，一时之间，竟不知如何向乃父劝说。

忽听严令坤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德儿，本来为父也不想把位子传与你，奈何你两位师兄各有缺点，而你的师弟年纪又过轻，只好委屈你了！”

群豪听他父子的话都是一怔，齐忖道：“武林中门派虽多，但掌门之职却是极高的荣誉，这对父子忒也奇怪，一个不想做，一个又说此是委屈，当真奇怪！若是别人只怕接之惟恐不及！”

严孝德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爹爹既然认为如此，孩儿只好接令了，希望大师兄及二师兄日后多多提点！”

邵宇及周湛忙道：“师弟言重！师父对咱恩重如山，师门有事，愚兄们绝不会袖手旁观。铁剑令旗到处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绝不皱眉！”

严令坤脸色一霁，把铁剑高高举起，道：“铁剑门弟子严孝德接剑！”

严孝德双手高举，接过铁剑，只觉那剑入手沉重无比。

严令坤向儿子打了一个眼色，严孝德便站了起来，仍把铁剑高高举着，铁剑门的弟子见状忙都跪下，口呼：“参见掌门人！”

严孝德突然见师兄弟们都对他跪下，心头着慌，迭声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……”转头望向乃父，严令坤捋须而笑。

严孝德急道：“爹爹，你快叫他们起来吧！”

严令坤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如今你已是掌门，有什么事不会直接吩咐他们么？”

严孝德把剑放在几上，伸手扶起两位师兄，说道：“师